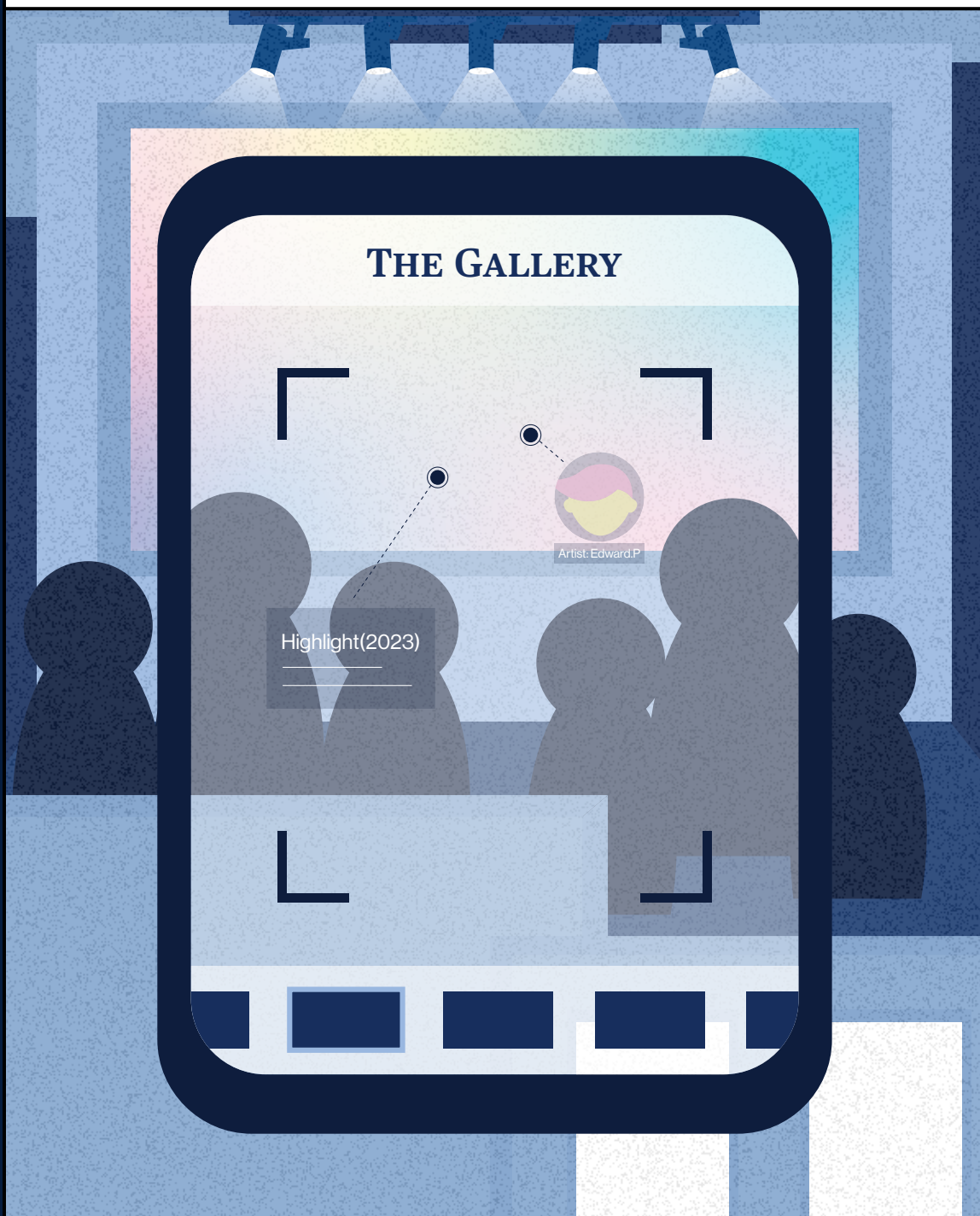


後疫情時代的藝術市場

亞洲藝術市場的變與不變



● 香港巴塞爾展回歸大規模實體展覽，被視為亞洲藝術行業疫後重啟的訊號

這個3月，香港藝術界等了三年。

三年裡，香港的聚會限制、出行限制時鬆時緊。藝術展會無奈適應，轉為數碼展、衛星展。畫廊、藝術家與藏家的交流限於線上會議。於是，有「藝術月」之稱的3月，在高低起伏的新冠確診數字裡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低調落幕。

今年3月，口罩被摘下，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（下簡稱「香港巴塞爾展」）回歸實體展覽，正是重新走進亞洲藝術市場的好時機。亞洲藝術市場疫下的新趨勢，哪些是曇花一現，而哪些又影響深遠？

「三年之前，藝術博覽會到處都是，像旅遊盛景一樣——那是全球化的巔峰。」卓納畫廊（David Zwirner）香港空間資深總監許宇說，「三年疫情令藝術只能在地域內滾動，出現了區域化的趨勢。」

區域化的趨勢，在微觀層面上，表現為本土藝術勢力的崛起與擴張。「許多畫廊更傾向『由內向外』地發展。」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總監樂思洋以香港為例：不少本土畫廊在香港拓展了第二個空間，例如馬凌畫廊、季豐軒；黃竹坑一帶已有逾20間國際和本土畫廊入駐；隨著M+博物館的落成，藝術也「跨海」到九龍區，在尖沙咀形成了興旺氛圍。

宏觀來看，國際藝術機構紛紛入局亞洲，加速了區內藝術行業的發展。「我們對亞洲地域（藝術）的了解更深了。」樂思洋指出，過去香港巴塞爾展參展的畫廊，來自亞太地區的畫廊與來自國際其他地區的畫廊各佔半壁江山，但今年的展會中，「有三分之二的畫廊，都是在亞洲設有展覽空間的。」

機構選址亞洲，自然是看到了亞洲藝術市場的潛力。據2022年《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術市場報告》，亞洲藝術經銷商的銷售額年度增幅最為顯著，達到了31%。相比之下，歐洲藝術經銷商銷售額的年度增幅為10%。

在本地崛起、行業加速的背景之下，亞洲藝術版圖迎來「新玩家」。

上年，國際級藝博會斐列茲（Frieze）宣布攻入亞洲市場，選址首爾並舉辦了首屆Frieze Seoul，吸引了逾110間畫廊參加。「南韓的藝術市場已真正成熟，」立木畫廊（Lehmann Maupin）香

港總監 Shasha Tittmann 在與《彭博商業周刊 / 中文版》的書面訪問中如是評價 Frieze Seoul 的標誌意義，「在此之前，南韓一直在悄無聲息地培育一個由成熟的私人藏家、博物館和藝術學校組成的健康藝術生態。」

立木畫廊是首批入駐南韓的國際畫廊，於2017年在首爾三清洞設立常駐空間。2022年初，立木宣布遷移並拓展藝術空間至漢南洞，更靠近大型藝術機構，方便建立本地聯絡。

另外，南韓藏家是亞洲市場不容忽視的購買力。Tittmann 提供了立木畫廊在 Frieze Seoul 上的業績表現：「我們超過67%的作品被收藏在韓國，超過83%的作品由亞洲藏家購入。」

新加坡亦不甘落後，今年初攜手 The Art Assembly 舉辦 Art SG，吸引了逾150間畫廊的參與。不少曾經「輕視」新加坡的藝術機構亦捲土重來，例如，2018年，Art SG 宣布舉辦的四個月後，巴塞爾藝術展的母公司 MCH 集團撤出了對 Art SG 的投資，而2022年初，MCH 集團宣布回購 Art SG 母公司15%股份。同年8月，國際拍賣行蘇富比（Sothby's）舉辦了自2007年來的首場新加坡現當代藝術拍賣會，會上總成交額為2450萬新加坡元（約1.42億港元）。

「Art SG 中有許多來自東南亞的收藏家和人員，他們更自然而然地能接受東南亞的藝術作品，這與香港巴塞爾展有很大不同。」Richard Koh Fine Art（RKFA）創辦人 Richard Koh 深耕東南亞藝術多年，畫廊在吉隆坡、曼谷及新加坡都分設空間。

RKFA 在今年的 Art SG 上展出了18位東南亞藝術家，包括繪畫、雕塑等多類作品，旨在向國



● 立木畫廊香港總監 Shasha Tittmann



●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總監樂思洋（Angelle Siyang-Le）

▼ 香港巴塞爾展是每年的亞洲藝術盛會



◀ 際舞台展現東南亞藝術的多元面貌。「這確實很瘋狂……我太頑固了，會吃苦頭的。」Richard解釋道，在全球運力價格高企的當下，多一名藝術家的作品意味著多一份運輸成本和風險。但Koh如此堅持，皆因看到新加坡作為東南亞藝術樞紐的潛力：「每個區域都與需要一個藝術中心，而新加坡可以扮演這個角色。人人都來這裡做生意，溝通和物流都很順暢。」

「我們見證了首爾和新加坡成為亞洲重要的藝術中心。」Tittmann稱其為亞洲藝術市場的重要變化之一。

香港不再是唯一，不過每位受訪藝術從業者都表示，樂見亞洲藝術市場走向多元化。「亞洲當然可以容納多個藝術中心，畢竟有五千年的歷史，每個地區都是不同的。」Koh說道，「藝術又不是麥當勞或者星巴克。」

「歐洲或者美洲呈現不出亞洲這種『欣欣向榮』的感覺。」許宇如是比喻，「只有亞洲才有這種像在火星上找到了水、氧氣和植物的『興奮感』。」

然而，不變的是，風起雲湧之間，香港依然是亞洲藝術市場中最重要的「龍頭」。香港成熟的金融基建，高效率的物流鏈及低稅務的優勢，亞洲區內無人能望其項背。

「香港有一個殺手鐮，就是『免稅』，」許宇說，「把這跟香港的金融屬性放在一起，太完美了！還有什麼能跟它比呢？」許宇續說，在全球經濟變幻莫測的今天，藝術品更加「令人著迷」——既能融合對世界的思考，又能作為抗通脹的投資產品——香港的藝術金融行業，潛力無限。

據《環球藝術市場報告2022》，全球主要市場的高淨值藏家在藝術上的支出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。大中華地區是次於美國（市佔率43%）的世界第二大藝術市場（市佔率20%），而中國內地高淨



值收藏家的藝術支出中位數從2019年的13.8萬美元（約108萬港元）上升至2021年的47.5萬美元（約371萬港元）；香港相關數字同期變化為9.6萬美元（約75萬港元）升至28萬美元（約218萬港元），反映增長勢頭強勁。

樂思洋補充道：「香港的收藏家基礎是非常扎實的，有亞洲區內數量最多的畫廊。」

不過，「香港需要重新建立輿論對它的信心。」許宇笑稱，過去兩個月的媒體提問都集中在比較香港與新加坡，香港需要證明自己。

樂思洋很自信香港巴塞爾能做到這點，表示疫情之後，藝術家們對實體展覽空前熱情。在過去兩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中，受限於疫情，展會都增設了衛星展位模式。今年展會籌辦前期，團隊同樣徵詢畫廊意見，「我們保留了衛星展位這個選擇，但每個畫廊都說，他們想親自來到現場。」縱然數碼化潮流加速，實體展覽依然扮演重要角色。

有些震撼，只有實體展覽能提供。例如，將展出13件大型藝術裝置、橫跨會展中心兩層的「藝聚空間」，將會在2019後首次回歸。「這體現了畫廊對香港的信心。畢竟大型的藝術品，運輸、組裝都是成本，僅來展示一周，重點肯定不會是售賣。」樂思洋說，「這是三年疫情後，藝術在亞洲復甦的最有力證明。」——楊滢瑋

▲ Richard Koh Fine Art 將展出馬來西亞藝術家 Justin Lim 的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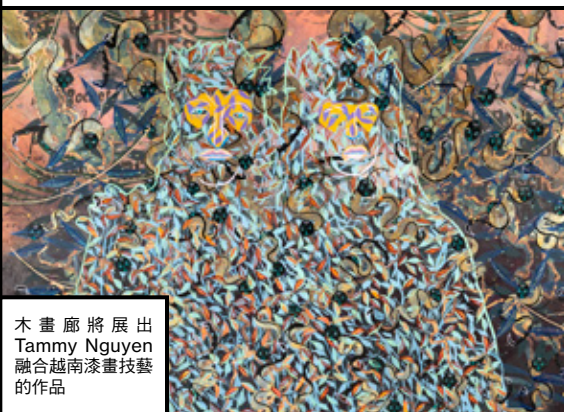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Richard Koh Fine Art 創辦人 Richard Koh



● 卓納畫廊香港空間資深總監許宇 (Leo Xu)

總之 亞洲藝術市場潛力巨大，首爾和新加坡正銳意爭取成為區內的藝術樞紐。不過，對作為「老牌」亞洲藝術中心的香港來說，挑戰還言之尚早。



木畫廊將展出 Tammy Nguyen 融合越南漆畫技藝的作品

Retro Africa： 復古與復興

● 作為香港巴塞爾展中兩間參展的非洲畫廊之一，Retro Africa肩負著復興本土文藝的使命

這間非洲畫廊的故事，可以從名字說起。

「Retro Africa（復古非洲）是一個當代藝術平台，但『Retro』意味著過去。」Retro Africa畫廊創辦人Dolly Kola-Balogun說，「取這個名字的時候，我還在大學。這確實有諷刺意味，但隨著時間推移，它越來越說得通了。」

2015年是Dolly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政治、宗教和社會學（Politics, Religion, Society）學士學位的最後一年，她下定決心要闖蕩外交領域，直到她遇見了尼日利亞拉各斯現代藝術中心（CCA Lagos）的創辦人及時任總監Bisi Silva。

Silva彼時正在籌辦「Art X Lagos藝術博覽會」，通曉法語、英語的Dolly被選為實習生，幫忙聯絡法語畫廊。

後來，Silva又推薦Dolly去「1-54當代非洲藝術博覽會」裡逛逛，這個展會碰巧在她學校附近。展會上，Dolly見到了非洲「最好的一批當代藝術作品」，並與藝術家們展開對話。

「當時，他們重新定義了我對非洲藝術的理解，以及可能性。」Dolly憶述，「我開始明白，藝術不只是一個一維、二維或三維的商業作品，更是一種表達思想、題材和意識形態的媒介。」

於是，一個新銳的非洲女性面孔在藝術界出現了。畢業後，Dolly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（Abuja）創辦了Retro Africa。「我知道很多畫廊都會以創辦人命名，但我不想。我希望它可以是一個泛非洲的平台，提升非洲藝術在國際舞台的話語權。」Dolly解釋起畫廊取名的因由，「過去會影響現在，也會幫助我們找到未來。」

Dolly續說，畫廊及所代理藝術家們，一直嘗試將非洲的歷史、遺產、過去的藝術實踐和當代語境聯繫起來，「我們的非洲藝術家正在嘗試理解自己的文化遺產，並且使其現代化、情景化，然後

呈現給世界。」

Victor Ehikhamenor能夠詮釋這種傳承非洲文化遺產及復興本土藝術的責任感。在加入Retro Africa之前，他已經是頗有建樹的尼日利亞裔美籍視覺藝術家、作家及攝影師。在今年的香港巴塞爾展中，畫廊將呈現Victor的個人展覽。

「我從未到過香港，也不了解當地的視覺藝術。」Victor談及自己即將在香港面世的個展《永遠在邊緣》（Always at the edge），「但我喜歡中國文學。藉助文學，我可以了解當地的傳統並知道該怎麼做，即便很少人會這樣做。」

展覽的標題取自香港著名詩人也斯（真名為梁秉鈞）在1990年發表的《形象香港》。詩中描繪了不同背景的男男女女如何再現香港的形象：來自上海的女子，法國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男子，反資本主義的記者、來自台灣的作家及東方間諜小說家。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述說，卻只顯得「表面」。最後也斯介入詩中，期望能有個「不同的角度」，不增添也不刪減，「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」。

在訪問過程中，Victor常常難掩對也斯「邊緣」視角的喜愛：「秉鈞是個居住在這裡的局內人（insider），但他保持著局外人（outsider）的觀察。」他將這種視角視為自己踏入香港的「開場白」：「新的角度、不增不減、永遠在邊緣。」隨後又將「邊緣感」引申至非洲文藝界在世界的定位：這片南方大陸一直處於藝術、詩歌及文學的邊緣。

在《也斯的香港故事：文學史論述研究》中，作者王家琪指出，也斯被視為香港後殖民論述的關鍵人物，而《形象香港》則是探討如何拒絕「香港被『再現』」、尋覓香港文學主體性的代表作之▶



● 尼日利亞裔美籍
視覺藝術家Victor
Ehikhamenor



● Retro Africa創辦人
Dolly Kola-Balogun

我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
在增添在刪減之間
我們也不斷移換立場
我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
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
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筆書寫
這些東西也很容易變得表面
歷史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嗎？

——節錄自詩歌《形象香港》（1990，也斯）

◀一。30年後，《形象香港》成了非洲藝術家理解這座城市的「文學鑰匙」——尼日利亞有著長達數百年被歐洲國家殖民的歷史，而對後殖民的反思是Victor創作的主要命題之一。

展覽包含了三個系列，當中最為獨特的是念珠掛毯，這是Victor常用的藝術媒介。他在個人網站解釋，塑料念珠是「全球化量產傷害環境及侵蝕本土身份認同的一個廉價例子」。掛毯主角通常是貝寧王國（西非古國）和非洲天主教的人物，以呈現非洲大陸在殖民主義、全球化及宗教傳統等力量交織下呈現的複雜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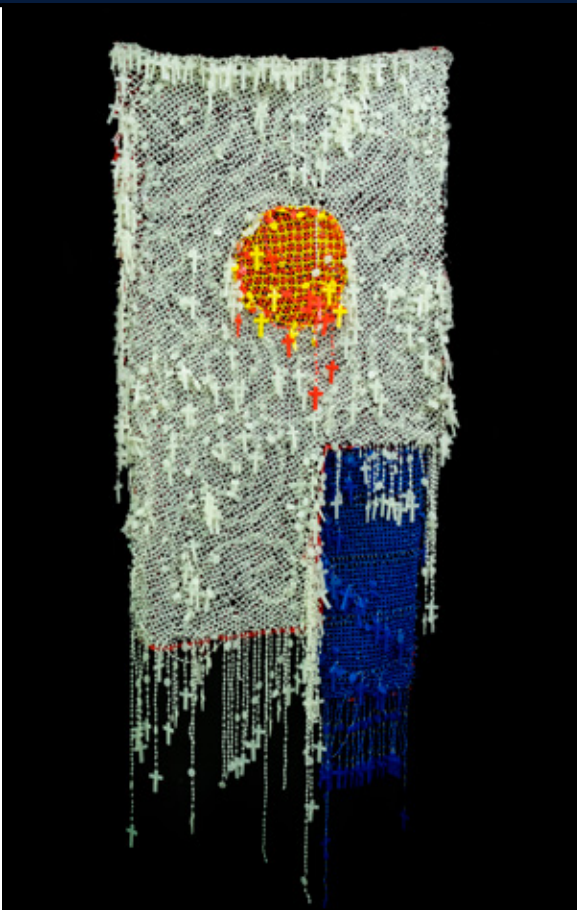
另一個系列是由青銅製作成的蛋型雕塑，圓潤的外形下藏著更尖銳的政治訴求。貝寧王國曾是非洲大陸上首屈一指的帝國，收藏了大批青銅、象牙雕塑。直至19世紀末，英國殖民軍隊入侵非洲，這些藝術品被掠奪至西方國家。在要求歸還貝寧青銅器這一議題上，Victor一直是積極發聲的前鋒。他運用一切媒介——從視覺藝術到媒體對話——呼籲歐美國家向尼日利亞歸還被盜的藝術品。

「Victor既是藝術家，也是社會活動家。」Dolly說，「他是Retro Africa這個名字的完美解釋。」

肩負著歷史重擔，Retro Africa要面臨許多現實挑戰。正如Victor所說，處於歐美主導的全球藝術市場中，非洲仍是「邊緣」。2022年《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術市場報告》數據顯示，全球僅3%的商業畫廊位於非洲及中東地區，作為對比，坐落於歐盟國家的畫廊佔比超過四成，而北美地區緊隨其後（31%）。

「地理位置是我面臨的挑戰之一。」Dolly解釋，畫廊總部位於非洲，並不有利於接觸國際藝術機構及博物館買家，而這也是她在過去幾年雄心勃勃地向外擴張的原因。「我們必須格外努力，為藝術品找到合適的去處，」Dolly說，「但這並非不可能的。Retro Africa誕生於非洲當代藝術的黃金年代，整個世界都在關注這片大陸，尋找人才和聲音。」

過去幾年，Retro Africa急速提升影響力，在紐約、倫敦、巴塞爾的藝術展會留下足跡，也與歐美當地畫廊合作展覽了旗下藝術家的作品。例如，在2021年，Retro Africa與立木畫廊（Lehmann Maupin）的紐約空間合作，首次在美國舉辦展覽，題為《為紀念我們而做》（Do This In Memory Of Us），以喚起美國社會對黑人藝術家的關注。



◀在香港巴塞爾展《永遠在邊緣》中展出的念珠掛毯作品

此外，藝術從來不是當地政府最優先關注的行業，財政和基建的缺口留待從業者來填補。「我們的世界裡沒有這些奢侈的東西。」Victor如是評價政府過去在藝術行業的支持。當地缺乏博物館等大型藝術機構，令年輕藝術家難覓展覽的空間，而畫廊亦更難建立收藏家、買家的網絡。

「我太清楚作為一個年輕藝術家需要經歷什麼——沒有地方可以展示我的作品，也沒有地方歡迎我，」Victor說，「在作品取得商業的成功之前，必須要有個地方去展示它，這甚至無關賺錢。」2017年，Victor在尼日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（Lagos）創辦了「天使與繆斯」（Angels and Muse），這是一個「藝術樞紐」，為當地藝術家提供辦公、展覽及研討的空間。

「我們的社會需要策展人，藝術評論家和作家，而這一切都需要成本。」Victor談及空間最近的動態，「我正在回饋社會，而且會繼續做下去。」——楊澄瑋

總之 Retro Africa 是非洲的新銳藝術平台，他們以當代藝術形式呼籲歐美國家反思對非洲的殖民歷史，並積極參與培育本地的藝術生態。